

# 世界農業史

董之學編

崑崙書店版

# 世界農業史

1930 . 10 15 付印  
1930 11 25 出版

1—2000册

世界  
農業  
史

實價  
大洋  
六角

版權所有

編者 董之學

出版者 崑崙書店

上海 浙江路益衆地產公司四樓 崑崙書店發行

## 序

近來國人歡喜研究農業問題的，日見加多，但是關於農業問題的書籍，却寥寥無幾。本書雖然不是高談理論，高出別的書籍之上，但是牠滿足了一種需要：牠供給讀者單簡明瞭的而且有系統的關於農業歷史的事實與情狀，使讀者讀完以後，對於歐美農業在過去的發展，能夠了解其梗概。

又，農業社會主義的實現與成績，引起了一般人的，尤其經濟學家的注意。因此，本書對於這一點很注意而加以詳細的紀載與說明，務使讀者明白其真象。關於這一論題的材料，都是最新的最可

---

靠的，一切含有宣傳作用與故意仇視或故意隱晦的論文，皆不採入，以保存歷史的第一個必須條件——信。

董之學，一九三〇，一〇，十六。

# 世界農業史

## 目 錄

- 第一章 羅馬農業史……………一
- 第二章 中世紀的農業……………一五
- 第三章 英國農業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五三
- 第四章 法國農業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七九
- 第五章 德國農業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九九
- 第六章 俄國農業的發展……………一二五
- 第七章 歐洲東南的農業史……………一五一
- 第八章 美國農業發展史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# 第一章

## 羅馬的農業史

自從石器時代起，羅馬就出產五穀與牲畜，農業狀態，頗有高度的發展，不容易受外來的影響。農村的生活，大半要受氣候與土壤的制裁，而城市的生活却不是這樣的。譬如意大利的海口 Puteoli 的工業與商業，多半操於近東移民的手里，他們在工商業上使用的方法，和在本國使用的相同，但是他們不能使用近東的方法來耕種意大利的土地。羅馬帝國愈向北歐發展，東西的界線乃愈加分明。上古時代的西歐，是農業的而不是工業的。牠的農業方法與傳統，都是陳舊的，且有抵抗的能力。

意大利的農業土地，比希臘的多得多，能夠維持稠密的人口，不要輸入外來的糧食。意大利的牧地，比希臘的要多些而且要好些。希臘有較多的與較好的商務地點，但是羅馬則有優越的農業利源。羅馬帝國的發展，愈加超過了牠的農業基礎，牠的危險與困難，愈加積累多了。

從前拉帝烏姆 (Latium) 地方，就在羅馬城的附近，似乎使用了極強烈的耕種。此地的土壤，因為有很多火山灰屑與沉澱物，非常容易受腐蝕。起初這還不成嚴重的問題；山上有樹林作蓋覆，把濕氣吸回。羅馬早時的農業經濟，有地主與佃農，在許多地方和半采地 (Quasi-manor) 的封建農奴制度相類似。在貴族與 Etruscan 商業貴族的長期鬥爭中，兩方都想拉攏農民，他們(農民)才慢慢地得到解放。自從 Etruscan 皇帝到羅馬共和國的成立，商務顯然有很大的發展。貨幣的用途，日見加多，或者因此促進了農奴制度的衰亡。

羅馬共和國，存在將近五百年。這個時期很黯淡，沒有表見很多的材料，使我們可將幾個農業問題來討論一下。其初羅馬人以農為業，佔領文化程



度較高的希臘人與 Etruscans 間的土地。他們執行強制聯盟的政策，認定退出契約的行動是戰爭行爲，並且鼓動較弱的反抗較強的人民。紀元前 265，他們克服了意大利半島，並且以公民特權授與殖民地與聯盟國。重要特權中的一個，即是 *Commercium*：一個城市的公民，可在另一個城市作生意，受法律的完全保障。每次征服一塊地方，就要沒收一些土地，因此，政府的公地日見加多，並且將牠分割，贈與或租與私人。而羅馬國家，遂成爲一個大地主。

意大利的戶口增加了，山上的樹林砍伐了，土地的腐蝕，破壞了輕質土壤，而許多地方的稻田，也變成了牧場，橄欖林，或葡萄園。和以前在希臘一樣，小地產變爲大田莊（Plantations），被富人所有。大田莊上或植橄欖，或種葡萄，要等待好多年歲，才有出息。後來征服的土地加多了，五穀的新來源也隨着加多，於是不適於種植五穀的土地，改作別的用處。

曾經做了許多企圖，以回復小地產制度。譬如羅馬城北的斐央（Veian）土地，割成五畝的小塊，

分給公民。但是這種抵制大地產的方法，畢竟不能改變形成大地產的傾向。戰爭與軍事殖民地的建立，加重了人民的負擔，而且需要更多的兵士，只好以公民資格授與外國人。

西西利島 (Sicily) 被征服後，每年須貢納小麥一百萬英斗 (Bushel)。此麥由羅馬財政部拍賣，來和意大利的五穀競爭，大大地妨害了意大利半島的農業。因此即以人為的方法，鼓勵五穀以外的收成，並且又加速了農村戶口趨向城市的潮流。西西利的征服，就幾點看來，是羅馬歷史上的轉變點。早先關於糧食的供給，羅馬是自足的，現在却失去自足的地位了。羅馬現在不是聯邦的中心，而漸漸居於受朝貢的地位，成為宗主國家，剝削被征服的地方。牠繼承了西西利的東方土地制度，遂能趨向希臘式的帝國主義。

羅馬與漢尼巴爾 (Hannibal) 的戰爭，犧牲了很多的生命與財富，幾至破產，而人口亦喪亡太多。於是羅馬政府以意大利的大塊土地租與人民，只要人民有充分的資金來利用土地，來償付這個特權的代價。西西利既已進貢，而人口又減少；在這

種條件下；當然缺乏種植五穀的興奮劑，有許多由國家租出的大塊土地，居然用爲牧場。當着人口漸漸增加，牧場遂復用爲種植五穀。大塊土地，變爲大田莊，多半由東方輸入的奴隸們來耕種。因爲常常戰爭的結果，奴隸供給是很便益的。每個大田莊上有四十或五十個奴隸，由一個智識較高的奴隸來管理。地主照例似乎不管農田的事務，即是所謂 *Absentee land lordism*（離開田地的地主制度），因爲上層階級要辦理國事，要保持較高的文化程度。而農業是唯一的經由社會承認可的生利事業。

羅馬的領袖們，如 *Flaminus* 與 *Gracchus* 兄弟，都攻擊大田莊制度，說牠產生了一種外國人做奴隸的戶口，於軍隊與政治皆不相宜。恢復小塊地產交由自由人耕種的企圖，祇得到相當的成功。有許多新佃戶，是外國生長的兵士，或是城市的無產階級，沒有農業知識。全國的各部分，不是通統宜於小規模生產，有好多田莊分割得太零碎了，致使耕種得不到利潤，同時奴隸制度衰落了，因爲牠在經濟上不充分。羅馬的征服活動，越加向外發展，優良奴隸的供給便減少了。西西利的田中，種植五穀

太多了，而辦理亦復不善，因此生產減少，但是戶口正在增加，需要更多的五穀。後來發覺了奴隸勞動，不宜於意大利輕鬆土壤上的強烈的五穀耕種，也不宜於最好的陸軍階級，即自由人。這個形勢，在愷撒（Julius Caesar）時發展到了頂點，過了一代，農民這個名詞，才得到普通一般人認可的意義——佃戶。嗣後羅馬帝國走向東方主義，農民很不自由，佃戶這一名詞，又包含了農奴的意義。

羅馬“東西征·南北徼”的結果，領土特別擴大，成爲一個遼闊的帝國。但是這帝國祇在名義上是馬羅的，而牠的經濟生活却不是羅馬的，意大利與幾個歐洲省分的農業除外。甚至意大利農業勞動的組織，也深沉地受了和東方接觸的影響。羅馬的政府，漸漸吸收了國家土地（土地國有）與國家干涉事業的東方觀念。牠方面，英國土人（Celts）與德國人的農業，却沒有完全羅馬化。

不錯的，羅馬人對於農業器具與農業技術，都沒有作什麼貢獻，他們却將已知道的散布到廣大的新地面上去了。普通的五穀，是小麥、大麥、燕麥、荳子等。他們種植蘿蔔，以供養牛羊，更栽種各

種菜蔬，以供人類的消費。菜蔬中有萵苣、白菜、韭菜、葱、胡蘿蔔、蘆筍、朝鮮薊、黃瓜、與瓜。橄欖與葡萄的出產，尤為豐富。

五穀的播種，在春秋兩季，大半在秋季。菓園剪枝在冬天。蔬菜在三月種植。五月割刈乾草。五穀於六七兩月收穫。葡萄與無花果，於八月採摘晒乾。釀酒於同月舉行。秋季摘取橄欖，並且加以榨壓。

畜養牛羊，專為引良用，不是想吃牠的肉或奶。牛羊比在希臘時更多。Cheese（質硬，頗像牛油）是有的，却沒有 Butter（牛油）。馬、驢、羊、山羊、豬是普通的。家禽如鷄鴨等，頗形豐富，蜂蜜也有大量的生產，代替了砂糖。

農業器具，有幾百年沒有改良。耕犁仍然是一條曲棍，不能深耕，不能成畦。牠非常無用，往往要橫耕直耕三四次。羅馬人用鏟刀收穫，用 Flail（打禾器）打禾，或於打禾地板上將穀粒踏出。在歐洲的大部分，灌溉是不必須的。在南歐的半島上，灌溉是特別困難，因為地面傾斜而且崎嶇，土壤也很輕鬆。有時意大利境內用了廣大的排水工事，以

阻止兩季中收成發腐。

收成輪迴也實行了，並且種植了莢殼植物。羅馬人為維持土地的肥腴計，即以各種農業與養牲合併，最後人造肥料由戈耳 (Gaul) 輸入。這種種辦法不是新發明的，而是因為土質的性格、人煙的稠密、農品的價格等的要求由別處借來的。同時著作家對於農業根本問題的態度，也是“現代的”。畫羅 (Varro) 的農村論 (De Re Rusti:)，過了一千年，猶能成爲一個威權。

我們講到意大利農村衰亡的時候，不要忘記了意國能夠維持稠密的戶口幾百年，使他們得到相當的安逸。羅馬帝國的負擔太重了，使人難堪，農業自然要衰敗下去。但是只有很少的史家，說是農村的衰亡，完全由於農業不振的關係。

我們只能夠將意大利農業衰敗的最普通的特點敘述一下。城市無產階級，有迅速的發展，於政治與經濟都是很麻煩的。既然必須以糧食供給他們，而意大利的糧食却不充足，又不能產生很多的原料，以供給出口的工業，因此五穀的不足，無法抵償，政府覺得沒有辦法，只好不顧成本，以五穀

賣與城市，或竟送給牠。這筆費用，是由抽稅與國家公地上的收入來的。不管收稅也好，公地的收入也好，負擔的大部分，都要落在農業上。在這裡，確有一個離奇的局面。意大利的農民，一方面要和外國來的五穀來競爭——外國來的五穀，常常生長在較好的土地上。牠方面。他又要幫助出錢，以償付城市消費的外國來的五穀。如果要維持中央政府，這是對的，但是不勞而獲的利益，多半歸於沒有替政府或工業效力的人們了。

有好多堂皇的公共建築物 (Public Works)，如戲場，公浴所，宮闕等，都是帝國時代所建造，其主要目的，在於利用閒空的人力。此種公共建築物，如像埃及的金字塔，是一種同時代的社會產物。大的公共事業，足以促進社會的團結與公共的紀律，並且可以增進人們的虛榮。但是在牠方面看來，那些建築物，都是社會藥與政治藥，祇減少了經濟病，並沒有醫好牠。建築事業擴大了，便與其他的生產事業相競爭，助長城市中階級的發展，因而由農村遷移到城市的也就加了。

意大利統治階級，並不是不認識依靠外來五

穀的危險。但是在職的政治家，祇注意目前的實際問題，對於將來的事情，認為與以次要的考慮就夠了。政府極力設法執行小地產的綱領，終以能力薄弱而遭失敗。到 Nerva 與 Trajan 時代（96—117 A.D.），仍作了許多不成功的企圖，來建立農村信用（指借貸），更欲以利息的百分六，津貼做父母的。可是農村戶口的流出仍然繼續着，津貼制度，竟不能挽回戶口的衰落。

有很多土地，隨着時代的推移而荒蕪了。更有些著作家，尤其是 Prof Simkhovitch，說土壤失掉了肥沃，而別的作家認定這是不要緊的，或祇是暫時的，或僅是一種深沉經濟病，或是由於氣候的不順利。據現代經濟學最明顯的原則，這樣荒廢了的土地，必定就是在順利條件下，也只能生產僅夠開銷的報酬。比如以美國論，有許多新英格蘭（New England）的田莊被荒廢，其原因由於城市職業的誘惑，與西方較好穀地的競爭，以及土地肥質的衰退。我們相信同樣的經濟律適用於上古的意大利（即羅馬）。

這個局面，步步變為嚴重了。最後乃將農民捆



縛在土地上，使他們變成農奴，却非奴隸。以法律強迫耕種出息不佳的田地，自然是不能成功的。紀元後第四世紀的末了，在羅馬帝國內的農民階級，以法律言，不能夠從他們的生長地自由遷移到別處去。甚至奴隸也不能從土地上離開。這樣，意大利蹈了埃及的覆轍，而所得的結果更壞，因為牠在地理上感受種種不利益的原故。埃及的土壤，時時受尼羅河（The Nile）的肥化，很難枯竭，而意大利則否：牠的戶口太多，不能由本地的利源來發活。嗣後戶口受了種種禍害而減少，意大利才進至旺盛時期，更因接近北歐的新市場，其旺便慢慢擴大起來了。

羅馬鄉村衰敗最顯著的特點，便是大地產的發展與政府的干涉。在 Nero（54—68 A.D.）時，政府沒收了很多的土地，尤其在非洲。Domitian（81—96 A.D.）看清非洲與意國農業競爭的危險，不過他保護後者的努力，沒有奏效。政府在非洲的土地很磽確，佃農們發覺了牠的出息，不足以償付重稅，便欲放棄租約，但是羅馬政府下了一道命令，將佃農與他們的子孫捆縛在土地上。許多小